

天 空 歷 險 記

投 効 空 軍 憶 抗 戰 下 篇

● 夏 功 權 (中 華 戰 略 學 會 理 事 長)

分 析 敵 情 獲 得 青 睞

中日大戰期間，我自美返國，渡過兩個星期的探親假之後，立即到陪都重慶（抗日戰爭時期的首都）白市驛中美空軍混合聯隊報到，編入空軍第一大隊第四中隊，飛 B-25 轟炸機。並跟隊長董凱旋到湖南芷江。

當時中美混合聯隊的編制是：第一大隊飛 B-25，第二和第五大隊飛 P-51。原本第三大隊飛 P-40，我出任務前往四川梁山報到集合時，第三大隊的飛機才由 P-40 换成 P-51。

空襲的時候 P-40 缺少人飛，我當教官時曾經飛過單發動機和雙發動機兩種，所以上級決定，遇有警報時，一個駕駛飛 B-25，我則飛 P-40。不過，日本飛機不敢飛

到四川梁山（重慶東北二百公里），所以此一制度並未實行。

正式參戰後，二年作戰任務僅二十餘次，主要原因是炸彈有時無供應來源。

B-29 重轟炸機離開中國後，留少部分彈藥，我們就由湖南芷江飛四川梁山到四川邛崃機場美軍基地接收，前後有兩次。當時第十四航空隊的資料我們可以使用，中美混合聯隊受陳納德將軍 (Claire Chennault) 指揮，亦有些許可以補給我們，但物資仍然極為缺乏。

雖然任務次數不多，但是危險性都很高。

一九四一年民國卅年十一月，十四期初級飛行已經結束了，突然而來到雲南驛就是航空委員會美國志願隊，他們駕著 P-40 戰鬥機，我們見也沒有見過，隊員們是

從緬甸而來，服裝不整，甚至有人著了汗背心，但是飛行技術，都是上乘，雲南驛機場雖小，但他們馳騁自如，在機場從未失事。這時美國還沒有參戰，他們爲了憤恨日軍飛機轟炸中國軍民，才從美國陸海航空隊辭職，參加陳納德上校的志願隊，抵抗在一九三四年代列名第二的日本空軍（法國列爲第一）。

我們盛大歡迎，採購委員又落到我的頭上，飲宴開始，我以前不要展露我熟習英文的程度，到這時不得已已在學生歡迎辭上表現出來。

十一月廿三日，日軍從河內空襲昆明，志願隊騰空應戰，把敵人轟炸趕出雲南。日軍損失十架飛機，我的朋友 RECTOR 也打下一架。這一戰震驚了日本軍部，下一週日軍派戰鬥機和轟炸機，又空襲昆明

，被志願隊痛打一頓，志願隊也損失一架，接著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變就發生了，美國正式參戰。

中國空軍飛機稀少，汽油不夠，羅斯福總統在參戰以前，給我政府「租借法案」，跟英國相似。我空軍學生從官校十二期就到美國去訓練，第一批已在美國，第二批剛從香港上 PRESIDENT、COOLIDGE 船到美國去，珍珠港戰事爆發，船繞道南太平洋再到美國西岸去。然後官校十二、十三、十四期都集合在一齊，一百五十個飛行學生浩蕩，坐飛機到印度，加爾各答，從孟買坐船到美國紐約。船行六十五天，在南非開普城耽誤二天，在這二天，把白人歧視黃種人的惡習，完全糾正過來，船到紐約，有大批灰色制服的中年婦女，為盟軍駕車遊覽市區，這批婦女都是自費，連制服車輛都是自費，但是汽油是嚴格的配給，錢還是要自己出。戰事只有六個月，軍民已全體動員了。我們見了法國最大的郵輪 NORMANDIE 傾斜在碼頭，德國的間諜在紐約港內把它炸掉擱淺，摩天樓已經在電影裡看過，不甚稀奇，當天晚上我們與美國學生一同從紐約市坐火車直奔靠近西岸的亞利桑那州鳳凰城。

車到亞利桑那州北邊，在柯羅拉多河上，有一胡佛水壩，亞利桑那州的水，多半來自胡佛水壩。這地區本來是沙漠，在鳳凰城，青草綠茵養牛養羊，我希望我們的西北，也能像鳳凰城一樣。

第三批同學，預定一九四三年三月畢業，經過初級班、中級班和高級班，統統在亞利桑那州，因為這裡的天氣，一年有二百八十天以上的晴天，我們初級教育，在雷鳥機場，雷鳥機場以前是電影明星練習飛行的地方，設備完整。除飛行以外我擔任似乎像秘書的工作，我的學號是三〇九，廣播器上一天到晚吶叫三〇九，實在忙碌。三十年以後一九七三年我到紐約當大使總領事，我有一個銀行帳戶，帳戶未了的數字也是三〇九。我回國捨不得解約，現在用少數的錢還在用他。

德克塞斯州首邑奧斯汀，儀器教育學校是我在美國技術拔擢的最後最高學府，學校在不起眼的輔助機場裡，生活是除了八個鐘頭睡覺外，其餘時間全部都利用在飛行。地上儀器飛行學科繁重，但是一個星期有二天假，排列的次序不定，這是物盡其用的道理，我們物資貧乏，但是這樣的哲理，還沒有領略。校長是 Col. Joseph

Duck worth 在我們熟習一般日夜儀器飛行後，他帶我們飛墨西哥灣的小颯風，飛行結束，校長就告訴我「你什麼情況都能飛了，但是要注意油量。」他以後作夏威夷的機場指揮官，我陪王叔銘上將經過，把黑夜沒有空速冒險犯難的事情，簡略的告訴他，並且告訴他：「除了儀器教育學校的學員以外，決不可能逃過一關。」

我到中美混合聯隊第一大隊，第四中隊任飛行員，隊長是董凱旋。我們的參謀業務似乎沒有，作戰參謀受傷出缺，作戰的計劃都在美方。我就偷偷的把一個中隊的參謀業務，建立起來。等到夜間的業務作成，董隊長就請美國隊長 DICK 少校來吃飯，同時參觀我的作戰室，美國人一看就同意，夜間轟炸，要用我們的作戰室計劃任務。

聯隊長是徐煥昇上校，徐聯隊長是民國廿七年以紙彈襲擊日本東京的英雄，美國的聯隊長是 BENNET，徐聯隊長出征，我們四中隊是近衛中隊，不是葉振聲同學飛就是我飛。有一次集中戰鬥機與轟炸機攻擊太原太谷的日軍兵工廠，兩個轟炸中隊第一第三中隊，到潼關以東，就有 P-40 來掩護，但是 B-25 降落，就只有西安一

個機場，假如卅多架轟炸機，油量極少，在一、二十分鐘降落的話，如日空軍從安陽經洛陽遷來西安，轟炸機的速度要調整，而且一部分要降落寶雞，我說了這話，美國參謀趕緊修正，這次轟炸把日軍兵工廠轟去一半。徐聯隊長對我印象不錯，以後蔣中正委員長在勝利以後挑選第一個空軍侍從武官時，問到徐煥昇上校，徐煥昇上校便說夏功權不錯。

夜間行動狀況百出

民國三十五年七月，日本陸軍逼進湘西芷江機場，芷江機場是由五大隊和一大隊四中隊駐防。這時第五大隊打得日本空軍招架不住，五大隊日間掃蕩、轟炸，四中隊日夜奉陪。我分配到午夜啓飛，輔炸湘江、粵漢鐵路和沿洞庭湖的船，因為汽車壞了，我們到機場已近午夜，美軍等得不耐煩了。他們把有限的情報，那裡有火車，那裡有船全告訴我們，我就叫副駕駛：「時間不夠了，你檢查外面，我檢查裡面。」發動機良好，可以起飛。

芷江機場甚小，一條河緊繞著機場，前幾個月，美軍一架B-25，衝出跑道，掉在溝裡起火，飛行員逃出，副駕駛被飛機

掛牢，五大隊美國隊長DUNN上校不忍看袍澤燒死，就打了他一槍。

我加足油門起飛，飛機到機場一半，但是沒有空速，我領悟副駕駛沒有把空速管去掉，假如我緊急剎車，飛機一定掉進溝裡，我乘著沒有空速的情形，趕飛五百呎就向左轉，兩分半鐘再左轉。這不是月明之夜，一團漆黑，機場怕日軍偷襲，僅有三盞油燈，都擺在跑道左邊跑道開始的地方，因為我飛機是500呎，因此我移到離跑道近些，輕緩油門，「慢飛」落地，一著陸趕緊剎車，因為我是滿油箱，滿載炸彈，假如衝出就完了。我立刻叫副駕駛，去把空速管拿掉，若無其事的重新啓飛。假如不是老天幫忙，一個短短的跑道，沒有月亮，沒有照明，沒有空速，滿載油彈，要想降落，這是千鈞一髮的事情。

我們多半在夜間駕駛B-25於湘西作戰，白天我們以驅逐機打斷日軍接濟湘西的補給線，夜間再以B-25攻擊，因為日軍補給不上來，攻勢無法持續，所以那時日軍傳出連砲都不響狀況，我方官兵膽子因之壯大起來，空軍也常用轟炸機於夜間突襲。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十三日，我在粵漢鐵路長沙以北巡邏，當天於

夜間一點起飛，行前車子、飛機一切都不順利。我們沿湘江攻擊日軍補給船，一路到湘陰，日軍於河畔樹林內埋伏裝甲兵，頓時砲火連天，等我拉起機頭時，右油箱已中彈，情況危急，二、三十分鐘後到洞庭湖西岸，油料用罄，全機六人只得冒死跳傘，其中二人落入敵後（淪陷區），經當地農人、漁夫協助，幸均獲救生還，算是出死入生。

我落地後，將傘收好，隨即有老百姓送雞蛋、臘肉給我吃。雖然我很順利的著地，但因保險傘抖開時的震動力，使我吃東西後立即嘔吐，因此飯後睡了一覺。後來村民發現副駕駛，我趕去察看，他受了傷。稍事休息後，我們即坐滑竿（兩人抬行的交通工具）溯沅江而上，沅江有船，我們放棄滑竿乘船到芷江，副駕駛受傷很輕，因此我們直接回到隊上。幾十年後，我生骨刺，以及左腿軟骨受損，全都是年輕時硬撐的結果。八月十日，我沒有任務，與我同房的羅必正是十五期的學員，他在一星期前被打下來，因此整個白天我都為他的犧牲而昏昏沉沉的。晚上全營（包括陸軍）打槍慶祝勝利，這才驚醒了我，雖然我也非常高興，但看著對面床位空蕩

蕩的，心想：如果早一星期勝利就好了，羅必正必定還能活著。後來陸軍總部看中我們的營房，認為適合做受降大禮堂，可充當日本投降地點，就把我們趕出去。我們對自己的營房做了大禮堂，都覺得非常欣慰，歡天喜地的整裝遷至破廟。稍後親見日軍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等向陸軍總部參謀長蕭毅肅將軍投降。

生死一線為國奉獻

一星期後，一個分隊長開玩笑似的說：「有個『羅少尉』來了。」此人即羅必正。原來他被擊中時，負傷而逃，逃跑途中，精明的日本兵開槍打中其臀部，因而被俘，幸好傷勢不重，日軍予以碘酒治療。兩、三天後，日軍拴著他的手和脖子，交由一個憲兵帶走。是時我方空軍將鐵路日間封鎖，日軍無法行車，晚上才一段段的行車，形成白天蟄伏、晚上行走的狀態。

快到岳陽時，羅必正和日兵宿在村民房宅，有個侏儒腦筋很靈活，晚上故意不關門，於是羅必正趁日兵欲拿繩鎖門之際，掙扎逃離，當地百姓為其治療。此時日軍緊張，實行警戒，村民乃替羅必正剃頭

，將頭抹黑，叫他打擺子裝病，用滑竿抬著假裝過鎮看病，日兵不識羅必正為何人，不疑有他，放行，羅乃到達國軍陣地。羅必正到洞庭湖時，日本即投降，但湖北、湖南的農民都不曉得，待羅必正再回鎮上，大家高呼：「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了！」他才曉得抗戰已經勝利，即返部隊，獲升中尉。

後來他與一吳姓軍官（華僑，是我在美國儀器教官學校的同學）在漢口服勤，飛機發動時，兩個發動機並無異狀，但一起飛，其中一個故障，羅必正因之殞命，吳則受傷，後來在馬來西亞撞山而亡。之後大隊奉命進駐漢口，但空軍陸地行軍計劃並不周詳，我在陸軍待過，於是採空中、陸地二路分進，規定陸地行軍每天必須走的里程，若前一天走不到規定的路程，第二天必須補足。時芷江、漢口間火車還未暢通，通訊也中斷，我告訴部隊接連日期，切不可早到或晚到。十月初，我邀集同僚到武昌去接隊伍，隊伍剛好在預定時間內抵達。

十月底奉命赴上海晉見蔣中正委員長，在空軍我毫無人事背景，由周至柔、徐煥昇保舉，一年後晉升上尉。

返回老家恍若隔世

抗戰結束，我上報告要求退役，以便再入大學，航委會拒絕，我再請求停役，大學畢業以後再回到空軍來，上級也不准。我那時候還不認識俞大維部長，俞主動為我關說請援，周至柔主任說：「回國來參戰的僑生，我都已放他們回去了，但是土生土長的飛行員，假如退役的話，我就沒有空軍了。」

部隊遷移到武漢，我接了一個命令，叫我到上海謁見蔣中正委員長，這是我人生第一件大事，我跟蔣府宋府都沒有親戚往來，何來航委會要我謁見蔣委員長呢？我思索了半天，徐聯隊長見委員長的機會很多，委員長要是問他，他說我幾句優秀的獎勵的話，委員長問他的外甥竺培風，培風說功權參謀業務作得很好。培風是我在美國訓練畢業的學生，他學科極好，飛行一切的要點，一講他就明白，我們夜間飛行的時候，如果兩架飛機編隊，我就要他飛另外一架飛機，以策安全，畢業的時候，開酒會。毛邦初對他十分客氣，我問另外同學，才知道培風是委員長的外甥，他姓竺譯名就CHO，我還當了是「祝」。

他完全沒有架子，我也不疑他有什麼身分，但是我們師生之間，非常融洽友好。後來委員長官邸遷到南京，三十六年秋天，培風飛C46從西安到徐州，中途失事，以身殉職，我含淚報告了蔣總統和夫人。

到了上海，我母親已經從昆明飛回到上海，我們母子回到老家，相隔八年，又是一份欣喜快樂。等到見了蔣委員長，委員長問了問家世，然後在美國受訓練和作戰的情形，我簡略的報告了，委員長說「你趕快到重慶報到」，我短短的謁見委員長就結束了。回到家裡先告訴母親，相約等在重慶報到以後，才讓親友知道。隊上接到命令，說我調侍從武官，同事官兵餐會送別，官佐軍士凡回來出任務過的，都來敬酒祝賀我，沒有吃菜，我就醉了。

入官邸任侍從武官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出任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的侍從武官，漸漸的認識了不少聞人。抗戰時蔣委員長在官邸，人人都叫他「先生」，我第一個職務就是先排列日程，然後跟秘書陪見賓客，「先生」看我中英文都還可以，就叫我把一些瑣碎的事情請副官來作，我起先不明白這道理，

後來「先生」差遣我與中外官員接洽事情的時候，才明白委員長遷借我們的地位。

魏德邁上將快要離職，改就職於舊金山的第六軍司令官。委員長官邸十分小，集會不方便，於是跟魏德邁一齊開會的時候，就到官邸不遠的求精中學去，通常陪同委員長去的是皮宗敢少將，蔣緯國中校在重慶時候，也陪同委員長去，我是侍從武官自然也跟着去。在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底，魏德邁快要回國，他邀集了我國的高級軍官談話。

魏德邁返國以後，即降為中將，戰時之遷昇，在平時軍隊緊縮，將官也應該降級，以配合軍事體制。後來軍隊縮編，國軍就用魏德邁之建議。但是共軍叛國，軍隊擴編，將領之階級又恢復了。三月底魏德邁離職，蔣委員長贈以青天白日勳章以謝其完成抗戰之功。

民國卅七年魏德邁到中國考察，蔣中正總統請他演講，聽講的是各部長和國務委員。魏德邁的用辭相當強烈，對於貪污他有其獨特的看法。他的目的是為了中華民國可以堅強抵抗中共。魏德邁曾於民國六十七年來台北，皮宗敢和蔣緯國與我三人私人歡迎他，他很感動。

五月五日勝利復員還都南京，沒有浩浩蕩蕩的格局，但是南京軍民之盛大會議，也值得我們回憶。在黃埔路國防部的西北角，是一幢「校長公館」，就作了蔣主席官邸。隨從人員在官邸以東的平面房屋，一人一室或兩人一室，我和海軍武官周仲山中校一室，他是剛來的，處處小心。但是他說國語帶著閩北的口音，跟蔣中正主席講話稍有不便。

此時我才明瞭，客人來時，一些瑣碎之事，譬如拉一拉簾子，替外國來賓點香煙，再添倒茶水的事，蔣委員長要副官去做。我們武官要給馬歇爾行邸，和美軍軍援團及各國武官接洽送信去，侍從武官的身分要維持。當時初出茅廬不了解委員長的苦意，此時才瞭解委員長的苦心。

民國卅五年五月我隨委員長和夫人到瀋陽，這是第一次到東北，因為蘇聯已大事劫掠，所以人民歡樂不起來，日本難民，等待舟車回國去，紛紛出售偷來的贓物，再也沒有像十多年以前，勝利的皇民氣概了。

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抵達瀋陽後，就起草電稿，致電馬歇爾。大意是「蔣委員長已告東北國軍，停止追擊共軍。」沈昌煥

秘書沒有接到通知要他去瀋陽，所以我權充英文秘書，用飛機上的打字機，打好稿子，蔣夫人看了，簽字發出，此後國軍責怪馬歇爾給中共休息補充的機會，得以繼續作亂。三人小組的報告，在主席官邸經由皮宗敢、沈昌煥轉呈，皮宗敢整理來不及，經委員長核准，有的時候需要由我協助，看文件有共黨狡辯之處和馬歇爾以及吉倫、拜洛得將軍等的袒護，大家相當氣憤。委員長如何委婉忍受，不動聲色。馬歇爾將軍最後一次與委員長會談，有沈秘書昌煥陪同，臨上車時馬歇爾自言自語的小聲說：你們將付出代價 You will Pay for

此話被沈昌煥聽到。果然馬歇爾返抵華盛頓，就停了對華的軍援，中國向美國貸款也遭拒絕了，軍售的價格是十倍到一百倍，美國軍售土耳其，M-1步槍價格是一塊美金，中國政府要買M-1步槍，要一百美元。杜魯門在第二次競選時，懷疑中國政府支持共和黨，也縱容馬歇爾這樣的政策，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表明一面倒的親蘇聯政策，美國國務院還不覺悟，一九四九年國務卿阿契孫把南韓和台灣的防務，不包括美軍在太平洋的軍力，杜魯門也運用這個政策，迨北韓進攻

南韓的時候，杜魯門才要駐日本的美軍馳援，而駐菲律賓的十二航空隊也翱翔於台灣上空。

巧遇半仙鐵口直斷

這時候我調總統的機要秘書，輔佐周宏濤處理業務。盧盛景接我為侍從武官。

因為我沒有結婚，所以假日都是我值班。

總統要我入圓山革命研究院軍官訓練團第三期受訓，如此一來可以暫時假日不用在官邸值班了。這一年我的生日正是星期天，我早上起來，就打網球，中午約沈昌煥、吳文芝等在JIMMY RESTAURANT聚餐

，黃少谷先生全家也在樓下用餐，這是黃少谷先生與沈昌煥故意安排的，我都不知道。但是少谷先生的小兒子送一支鋼筆上樓，我這天穿短褲，不好意思到樓下去謝謝，我母親就說，無論你穿著如何都要去謝謝，我下樓道謝，少谷先生夫人連同燕平、新平和小弟，是五個人，少谷先生說「請坐」，我就拉一把椅子坐下來。我以前曾見過新平，但她打扮像一個高中的學生，我沒有十分注意。那天她打扮得盛裝秀麗，我問是不是全家慶祝，小弟就說「二姐生日。」我一坐再坐連樓上的朋友都

忘記了。兩家研究下午到碧潭去，我是游泳健將，新平初學游泳怕水，我們到碧潭橋頭，經國先生和他的夫人也在散步，他們一看到我們，經國先生夫人就用寧波話說「這可以算數了。」算數就是成功了，從此一有空，我經常到黃府，少谷先生夫人也待我像一家人。

回憶民國三十六年在南京的時候，有一天我去看大道銀行經理，他不在，有一客人和我對坐無語，過一會兒，他說：「我是王半仙，我幫你看看個相」，他不問姓名就說：「令尊去世了。」我才廿七歲，不問我姓名，怎知道我父親去世？我說「是的。」他又說「你兄弟姊妹，只有一個……可能一個都不保？」我答說「是的」，他說了很多但是最後問我：「你結婚了沒有？」我說「沒有。」他再三的說：「你卅三歲以前結婚？要第二次娶親。」我認識了新平數月之久，但是我決定第二年結婚，也就是過了三十三歲，可以長相廝守。民國四十年五月我們在空軍總部介壽堂結婚，由陳維平牧師主持，蔣夫人也蒞臨，這是最大的榮幸。

三個女人慰勉一生

在六大隊的時候，我患輕微心臟病，空軍不許我再飛，政府鼓勵我再讀大學，抗戰到那時已經隔了十九年，我不向政府要錢，新平因為中英文還可以，所任職位起碼的薪資就可貼補家用。在駐紐西蘭大使任內的時候，新平梳頭，穿旗袍，以表現東方人的婀娜。新平廣交婦女界，因為她結識紐西蘭大學的東方女教授，紐西蘭是不承認我們的學位，但外交部要派語文官來紐西蘭，大學原先是不肯接受我們的學位，但是主管東方學務的女教授，談到我們的學位，在英國牛津劍橋和美國哈佛耶魯都承認我們的學位，紐西蘭也從寬考慮。在我當紐約大使總領事時，帶去的人，悄悄在高薪俸之下潛逃，新平在領館遷移的時候，有女兒幫助，一天就把領館安頓好，而且作菜作麵，當天夜間，有五、六十位學人、留學生，座位不足，就席地而坐，等到散席，新平精疲力盡，我洗碗洗到清晨二點鐘。然後在我當華盛頓第一位代表的時候格局稍為大一點，經常有四十、五十位客人，新平督導職員侍役，我只需要設計業務的說話方式，細節事事都請她調理，我家有三個女人，母親，新平和女兒夏怡的嗷寒問暖，支持鼓勵和慰勉我

一生。因為民國四十二年，中共飛噴氣機，我們還是飛螺旋槳的飛機，我跟盧武官一齊請纓下部隊，我們不作官，盧武官是學偵察的，我推荐他作十二中隊長，他到任只有二個月，就犧牲了，我請求接他，王叔銘總司令要我去看周至柔總長，周總長要我去見蔣中正總統，總統拿著會客名單，看也不看我一眼，說：「你也不是沒有打過仗」，我報告：「一個武官接另一個武官，是恰當鼓勵士氣的動作」總統停了半晌說：「你去吧」。

冒險犯難九死一生

民國五十四年秋天，我在偵察部隊當隊長，國防部下一道命令給我說：「到廣東和廣西邊境，偵察越南狀況，有大型建設物。」我的作戰官是陳懷（是第一個飛CS，被中共用飛彈擊中，蔣總統賜名他為陳懷生。）他再三量了距離，說「我們B-26機的作戰半徑，相差相當遠；我建議我們這次退回命令。」我鎮定的說：「我們的部隊，不會退回命令的。」陳懷生說：「那你派什麼人去？」我說：「到明天再說好了。」到明天我親自拿了一個保險傘就起飛去了。曲曲折折飛到廣東粵漢鐵路

的韶關（又名曲江）天氣壞得異常，我向西飛，從三萬六千呎降到一萬八千呎，耗油量是加倍了，視線等於是零，我熬了十分鐘，看樣子天氣不會好，回頭慢慢攀升，再到韶關時是兩萬八千呎，天氣轉好，我一飛出雲層，看到中共攔截機就在我前面，那個飛機一見我機，他就帶拉回轉，我也充滿了油門稍稍低頭，加速逃跑。他轉回來追，漸漸接近，但是追到汕頭以西，就不追了，我至今不明白他為什麼不追，假如他追我，距離近了，我一定躲避，但是我的油量不夠，發動機停了，我只得在陸地或海面跳傘，或者自盡，但我想的是汕頭機場，可能有飛機起飛，因此格外小心，片刻沒有攔截的飛機，我上昇到三萬六千呎，到大陸的打虎山，飛機的汽油完全耗盡，我就照飛機的性能下滑，而且關掉電氣系，等下降到能落地，要放起落架和阻板。在北緯30°以上，正二月的西風特別強，但是這一天西風也相當的強，我飄行近百英哩，打開無線電，報告澎湖的機場甚小，我決心降落台南，但是下面風就不像上層風的強度，我完全沒有把握，但是台南機場已經準備好，不許任何

飛機起落，我到台南機場，接近兩仟英尺，一放輪子阻板，就降落在跑道中間，假如我降落跑道頭，可能有車輛把我拖去。台南跑道兩頭，都有警戒飛機，也有油車。我一轉彎，油車也上來了。機械士看照相機護帽已經打開，就問我「任務完成了？」我說：「任務沒有完成，天氣太壞。」

「機械士看一看油量的紀錄，又說：『我改一改。』我說：『用不著改，你沒有加過空飛機的油』，機械士說：『你為何落地』，我說：『從大陸冒險飄到台南』機械士眼淚盈眶，我再也不能忘記這同袍的感情，我開到桃園，集合隊員，說明我拒絕退回命令的鐵則，同時希望上級長官不要給錯誤的命令。到寢舍我深深的祈禱，對我妻子暗暗的悔過。第一是我再次請纓，第二是我冒險犯難到如此九死一生程度。我的兩個兒子，讀英文的時候，我就教他念 Lord Tennyson 的詩，英國十八世紀協助土耳其打俄國，地點是在克雷米亞的 Sevastopol 砲台，英國司令決定一個錯誤命令。要一個輕騎兵大隊，攻打砲台，大隊長見到命令，是必死的命運，他接受了，以致全軍覆沒，英國軍隊，可以作到，中國軍隊為什麼不能作到？

歸鄉驚客夢

孫樹模著 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

本書係名作家孫樹模先生憶說世事滄桑道盡歸鄉感遇情節的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有：古月今城兩面觀、廢園舊事知多少、四載逍遙恨事多、人生長恨水長東、金色年代、大學中的人情味、漫談國文試題、家教何價、門高與不夜、開學期中話選系、落榜、讀書之樂樂何如、羅漢與仙女、綠川細語、看電影、感情的債、雨珠、談總管、午餐問題、鞠躬盡瘁話廷榴、活彌勒——江老、碧海青天菩提心、一簾幽夢在人間、夢斷天涯、美國斐城風光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並附精美彩色圖片二十餘幀，是大專在學同學的優良課外讀物，是年長者的「回想錄」，歡迎購閱。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書款交郵撥○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